



洪進業

民國53年11月29日

福建漳州

學歷／博士班學生

經歷／臺大歷史系兼任講師

現職／國立台灣大學史研所博士班

作品／曾獲「聯合報新詩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

《創作理念》

## 追尋

洪進業

我寫過一些詩，然而，在斷斷續續寫完這首詩後，對於自己的創作，漸漸也有一種力不從心的感覺。彷彿終於抵擋不住現實的難處，從前的追尋，已茫茫渺渺。我也正在思考未來的路數，但，或許，這首詩已想得比我還好。

## 追 尋

低低的呼喊頻頻逼進妻的噩夢裡。

像一群無枝可棲的小鳥

發出啾啾不祥的聲音

凝神傾聽：彷彿耳管塞進了

一台砂石攪拌器，隆隆咆咆（音毀，毒蛇名）

那不是春搗地糧的初生之雷

也不是先人的鹿皮草鞋

輕快踏過斜版岩的迴響

而是截溪斷谷一場山崩石裂

將溯洄的鮭魚圍困在我胸前

一首節奏喪亂的樂舞裡，滔滔不歸

這沈重的迫擊召喚我恍然醒立  
上昇的血液迅速啟行，頃刻間

龍葵和天門冬都已在腳下

崎嶇的山路護送兒時的瞻仰

矯矯如抖翼斜飛的雄鷹，摩蕩雲天

那巉岩峭壁，巍峨、原始、聳動……

我不免，四顧茫然的我不免奢望

啊芬芳的命運之神在上

撫慰一個破落的獵戶，依依

用她的柔情一寸寸將我接納

長路漫漫，裹腿屢入了塵砂

八面風聲吹破了一襲老袖套

沒有山貓或野豬的消息

而氣壓比預期中來得更低

灑天的黑雪陌生地撲下山來

像一群失明的流星倉皇墜落

我感到冷暗的芒角正在刻琢我

體內兩百零六根黃昏後的顫抖

糧食和野火始終還能維持

心臟的跳動，不停的是雪

雪一直在落在落落成了肺的葬禮

當遙遠奔行的山稜線，儼然

古生代的巨獸黯黯隱褪，啊

滅絕是這樣簡單的一回事：瞳孔放大

殘留的光影自簷桁間一片片剝離

思緒的冰雹擊沈載寶的獨木舟

一切都死寂的隆冬夜裡，到底有誰

觸及白鹿牠倉皇細弱的足跡？

鼻笛無聲，餘煙也已經化成灰燼

只有喃喃的祖靈，心肌

還梗塞著焦味：那是深植記憶之巔

一棵大傳說中的千年紅檜

卻在坎坎的伐木聲中，震駭

摧折，高伏特的電鋸們

丁丁越過了雲杉的肩膀，我聞到

行凶者留下的基本教義

從冬眠的百步蛇中抽出鈍拙的佩刀

我急急刨開一千堆雪，看啊

這樹這樹這僵僵倒懸的根鬚

像亂雲飄絮的糾結散髮，遮覆著

蟲蟄窟穴而居，憂鬱黥面的巨臉

而曾經手足般互恃的高貴磐石

也傾圮如負傷的族長，瀕臨

萬丈深淵，心事渺渺的谷底

撫觸它，用一千個月亮的哀憐

正視鋸痕猶新的橫斷面：那

精確的巧藝強悍地展示他們

所理解的世界，而我獨不覺珍貴

時常，讓我深陷的狂喜

是游向年輪掀天揭地的漩渦中

凝聽造化最深刻的圓融教諭

我不一定全瞭解可是我明白

當千花萬葉攀出和太陽擊掌的小手

這偉美爭鳴的盟約無人可以逾越

絢爛的折射鋪疊山尖的七道彩虹

樹下沒有誰是陰影灼傷的棄嬰

如是我不能不沈痛，沈痛指控：

唯有傲慢者，能拆解妳綿綿的身首

詆斥妳的根基現在不過是鬆軟的冰土

且將禿鷹逐出眼窟，好跌碎視野  
便看不見遭劫的軀體被壓削磋磨  
循那整齊的切割遁身為優雅的藏書架  
去承載勝利者殘酷的履歷；或者  
橫臥鐵軌下，聽火車蕭蕭從遠方駛來  
會誤以為細雨正灑向部落的茅頂

為什麼滿月豪飲的海上，對酌的魷魚  
總驚怖於嗜血的群鯊惡意的出席？

是誰的懲罰，讓愛撫群雄的番茄

源源來自黑暗加工廠已賣斷的眾姐妹？

是誰的律法，讓帝雄俯衝的毛羽

墜燬在妳胸前的坑坑洞洞無聲無息？

雪啊，不停的雪繼續在落在落

像花豹的斑紋在熟睡中剝落

落到下面確定什麼也沒有，除了



焦躁的金翼白眉，惡靈糾纏不休的  
高山甘藍緊緊包裹的身世

游檀和山栗花已經持續了四百年的遠約  
瑟縮的小米，宛如先人的骨肉

翻覆在敵首架上化成一攤攤受難的血  
我在晶瑩冷肅的淚光裡，搜索

找尋，星星還小時就刻下的甜美印記  
決心讓淚水長大，不許憔悴更不肯

枯萎，野百合渴望的是灌溉啊吾愛  
讓我們用新陽去計量豐收的年月

用全心的戰鬥去抵抗  
抵抗蝗蟲那鍍金的詛咒

## 評析

王吉隆

作者「追尋」一個新的題材和新的形象，字裡行間佈滿了清新的詞藻，確實難能可貴。唯銜接稍嫌零亂，未能一氣呵成。

決心讓淚水成長，野百合渴望的是灌溉，讓我們用新陽去計量豐收的年月。作者的思考及追尋，雖然在迭遭破壞的大自然環境中，但美好的希望依然存在。